

近些年,艺术园区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大城市已经非常普遍,但现在却遇到了共同的问题——

艺术园区：重艺术还是重商业

祁述裕



北京 798 艺术区的去与留几年前本报曾进行过报道,这一问题后来在政府的介入下得到解决。但是,现在 798 又遇到新的矛盾,是走艺术之路,还是商业之路,艺术家和业主各有说法。798 如何迈过这道槛?

798 艺术区因上个世纪 50 年代建成的工厂——798 厂而得名。改革开放以后,该厂经营陷入困境,大片厂房闲置。1995 年,中央美院雕塑系隋建国教授以每天每平方米 0.3 元的低廉租金,租了一个 3000 多平方米的仓库作为雕塑车间,此举开启了 798 从厂区走向艺术区的先河。此后,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纷纷在这里落脚,艺术区终于形成规模。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 798 艺术家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艺术区现状的不满;北京媒体也对 798 艺术区管理问题提出了批评,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语气严厉的标题频频见诸报端。798 艺术区又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批评焦点是什么

对 798 艺术区现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租金高,而且每年都在涨,这已经是普遍现象,从 0.3 元/天到现在的 5 元/天,甚至更多。因为无法承受昂贵的租金,不少早期来这里的艺术家和中小艺术机构已经离开了艺术区。现在的 798 艺术区,随处可见转租的广告。另外,管委会与艺术家实行的是是一年一签租约合同的方式,而且艺术家们可否

续租,决定权在管委会,这迫使艺术家往往追求短期效应。

二是发展思路过于商业化。一些艺术家认为,对 798 艺术区的整修常常违反艺术规律,随意性很大,损害了原有的历史氛围。比如,798 艺术区内有许多黑色沥青纸包裹的旧管道,这是 798 艺术区历史的重要标志。在对艺术区进行整治时,用铝合金将这些旧管道包裹起来,虽然看上去是整治一新,但却失去了原有的韵味。此外,园区改建的 798 创意广场、不锈钢橱窗、玻璃砖地面等,也损害了 798 厂的原貌。

三是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 798 艺术区管委会成立以前,艺术区举办的重要艺术活动都是由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发起和组织的。管委会成立以后,既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又负责物业管理,还成立了文化股份公司从事文化经营活动,“裁判员”、“运动员”兼于一身,与园区其他艺术机构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竞争。

利益诉求不相同

艺术家们与业主的利益冲突由来已久。

上世纪 90 年代,业主原计划拆建 798 厂,进行商业开发,出租给艺术家做工作室只是临时性的考虑。2000 年以后,北京城市快速扩张,地价飞涨,此地成了黄金宝地。业主认为对 798 厂进行商业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想终止厂房租赁,结果遭到艺术家的抵制,也招致媒体的批评,保护 798 艺术区的呼吁形成了很大声势。最终,在市政府的介入下,取消了拆除 798 厂的计

划。2007 年,798 艺术区被列入北京市重点扶持的 10 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一。此前 798 艺术区是艺术家自发的集聚区,公共设施严重滞后。此后,成立的管委会在改善 798 艺术区硬件设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整修道路、修建停车场、改善卫生条件等,园区管理也日趋规范化。但是,艺术家与管理者的矛盾并未解决。

与 798 艺术区相似,纽约 SOHO 区曾经也是一片废弃的厂房,因房租低廉,20 世纪 60 年代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入驻,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艺术家集聚区。艺术家的进驻,使 SOHO 区知名度大大提高,于是又吸引了一批著名品牌商店的进入也使当地租金不断上涨,艺术家和画廊难以承受昂贵的租金被迫搬出。现在的纽约 SOHO 区已经变成了一个高档的商业消费区,艺术机构所剩无几。如今,798 艺术区管理层也有意效仿 SOHO 区的发展模式。在厂房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后,不断提高房租既可以增加收益,也可以迫使个体艺术家和中小画廊离开 798,以便给大的艺术机构和高档消费品厂商入驻腾出空间。

798 艺术区的许多艺术家则希望保持现有特色,认为如果大量吸收商业机构入驻,将 798 艺术区变成高档消费区,原有特点就会大大褪色。大的艺术机构和商业机构确实能给艺术区带来更可观的经济效益,但艺术活力和人气则主要是靠大量中小艺术机构来支撑的,各种艺术展览、丰富多样的活动往往由中小艺术机构来筹办,如果中小艺术机构大批撤离,798 艺术区就会变味,有可能变成第二个 SOHO 区。

艺术区管委会自有其苦衷。从代表业主利益的艺术区管委会看来,收取艺术家微薄的房租与 798 厂蕴涵的商业价值很不相称。企业就是要把追求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况且,其下面还有近万名下岗职工需要安置和提供养老保障,希望 798 艺术区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的诉求无可厚非。

核心价值在哪里

在双方矛盾争执不下时,需要讨论的是 798 艺术区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798 艺术区创造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产品;作为民间化的公共艺术展示空间为公众提供了接受艺术熏陶的难得的场所。目前,798 艺术区已经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形象的一个窗口,成为中外艺术交流的一个平台。2007 年,来 798 参观的人数达到了 150 万人次;2008 年仅北京奥运会和“十一”黄金周期间,园区到访人数就高达 70 万人次。许多国外政要先后慕名参观过 798 艺术区。798 艺术区的出现,为古老北京的文化形象增添了一张现代名片。此外,798 艺术区使其周边形成了一个“泛 798”的氛围,包括饭店、地价等,因为 798 艺术区的存在而大大增值,人文环境也得到了很大提升,“紧邻 798”成为周边最常见的广告词。上述这些价值是无法

期盼好书常在

宫俊全

爱读书的人常常能感受到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清冷寂寞时,能在书中邂逅到温馨欢快和精神的愉悦;心浮气躁时,能在书中感悟到天高雁小和宁静致远;翻开五颜六色的封皮,自有风雨扑来,星光涌来,能让人在夏日里感受冬天的凉意,深山中听到汹涌澎湃的涛声。

每一本好书都有其魂魄所在,只要满怀虔诚、平心静气、心驰神往,就会吮吸到醉人心魄的气息。清沉时,会不懈地给人以鞭策激励;骄傲时,会冷峻地给人以谨慎自省。无论何时,只要清茶一杯,一卷在手,万千世界

尽揽于胸,便会聆听到书的脉搏,感觉到思想的深远,领悟到作者的生活及情感历程。书令人心旷神怡,让人欢欣喜悦,也可以潸然泪下,既回味无穷,又荡气回肠。

好书不但有思想,而且有血肉,有感情。揽书入怀,犹如落英时面对一位不期而遇的故人,温暖而心动。一书在手,书里书外,学识、修养、亲情、信仰,在心头融汇、奔涌,世

俗的功名利禄戚戚忧患,可以搁置一旁,临绝顶而小天下的气概油然而生。

不爱读书的人以读书为苦,爱读书的人以读书为乐。缺则若有所失。有时也有烦累,但那是对好书的期盼。有时常常叹惜:满世界为何寻不出一本好书?现在书虽多,然垃圾不少,时常倒了阅读的胃口。若能好书常在,清泉长流,定然是心神往之,风月无边。

诗人戴望舒在一首诗中说:“你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前明月枕边书。”窗前明月之下、清风朗朗之中,真心期待,有我想翻开的下一本书。

个车夫害怕拉车就借着和顾客聊天来逃避拉车,《大审诋供》揭露古代无耻县令和阴险衙役为保住乌纱而陷害小民,《卖布头》则演绎两个平民艺人相亲的质朴故事和闹出的笑话。剧中人物繁多,县令衙役卖艺人,太太丫环老妈子轮番登场;讨赏拉车摇煤球的、唱曲相亲卖布头的,各色人等先后上台。

《我们的相声疯了》虽称为“笑剧”,但更像一个“综艺晚会”。相声、小品、歌唱、打快板、吹唢呐、皮影戏兼而有之。

编剧崔砚君说:“笑剧其实是一种传统的相声形式,最早‘小蘑菇’常宝堃就曾演过笑剧。它类似现在的小品,但和一般喜剧不同的是,剧中的台词基本都是老相声段子里面的,剧情结构和表演又是戏剧方式。”

崔砚君是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领衔演出的李志强、崔艺东功力也很深厚。此剧可以说是让他们让“相声回归剧场”的一个努力,也是创新相声演艺的一个尝试。

左图为《我们的相声疯了》剧照。

一个“春晚”火了“小沈阳”。究竟有多火?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搜索一下就明白了。这个东北二人转演员将由此走上演艺事业的“星光大道”。但是,看过《不差钱》和“小沈阳”的其他作品,大笑之余却总觉得他的表演似乎差了点儿什么。

不必看其他人的小品,单是从“小沈阳”师傅赵本山的作品中,我们就发现,那些脍炙人口、观众爱看的小品都是贴近普通人日常生活,发现与揭露其中的荒谬和可笑,肯定与赞扬普通人的情感和美德的。无论是早期的《相亲》、《红高粱模特队》,还是 2000 年前后的《昨天今天明天》、《钟点工》,抑或是近些年的《卖拐》、《卖车》等作品,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厚重、鲜活而机智。赵本山的特点就在于,他抓住了一些特征,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和动作加以表现,塑造出了一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人物形象。

而遗憾的是,这一切在包括《不差钱》在内的“小沈阳”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如果通过网络视频逐一观看“小沈阳”的其他演出,不难发现:性别错位的反差、惊人的歌唱模仿能力、夸张滑稽的肢体动作是“小沈阳”的三大搞笑“绝招”。而这些“绝招”几乎出现于他所有的表演之中。这不能不让人疑惑,难道“小沈阳”就会这些?一旦“绝招”用完,观众看腻了,“小沈阳”还能火多久呢?

目前观众之所以对“小沈阳”掌声如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鲜感。一个以娇羞少女的扭捏姿态出现于舞台之上的东北大老爷们儿,你想不新鲜也不行啊。但是一时的新鲜过后,能不能让人回味,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真正优秀的表演作品是不能只靠几句俏皮话、几个笑话段子来打发的,而哗众取宠的艺人做派更是艺术生命的大敌。“小沈阳”的表演缺乏生活的厚重感,活波有余而失之肤浅,离真正的艺术尚有很远的距离。

也许这样的评价过于严苛了。其实,“小沈阳”的才华毋庸置疑,我们也为东北黑土地上能不断出现这样的人才而惊喜。但是在今天“小沈阳”被掌声和赞扬包围的时候,多一点冷静的提醒,也未尝不是一种爱护之意。

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时代,“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早已褪去。但是,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真正有志气的艺术工作者永远把“智慧与卓越”视为唯一的艺术追求。这样的追求促使他们贴近生活,砥砺技艺,增进修养。由此,他们的艺术之路才更加宽广。我相信,这是所有喜爱“小沈阳”的观众共同的期望。



为农民工演奏交响乐

本报记者 张健

随着总指挥姜金一手中的指挥棒骤然挥动,一曲悠扬、喜庆的《春节序曲》旋即从乐队的琴弦间奔涌而出,回响在深圳龙岗文化中心大剧院里。这是中国交响乐团春节期间为基层观众演出活动中的一场。

一曲终了,场上掌声四起。有观众喊了声“再来一个!”马上就得到一片响应,整个演出多次响起雷鸣般掌声,以至于表演结束后,乐团又加演了《康康舞曲》答谢观众的热情。坐在台下的观众,多是在龙岗的外来务工人员。

一曲终了,场上掌声四起。有观众喊了声“再来一个!”马上就得到一片响应,整个演出多次响起雷鸣般掌声,以至于表演结束后,乐团又加演了《康康舞曲》答谢观众的热情。坐在台下的观众,多是在龙岗的外来务工人员。

不少观众对记者感慨,长了这么大,听交响乐团演奏,今天还是第一次,原来这么动听!已经来龙岗两年,正在为深圳地铁献力的中铁五局的陈永江笑言,这一次被请进了剧场听演出,才发现管弦乐其实非常好听。“他们演奏的一些曲目,像《我的祖国》、《白毛女》选段、《士兵突击》主题曲,我们其实很熟悉,现在这样近距离地听他们演奏,感觉非常亲切!希望以后能多给我们表演一些这样的曲目。”

交响乐团下基层演出能够受到这样的欢迎,也是乐团人员始料未及的事情。双簧管副首席田少明告诉记者:“一开始大家都担心这种比较高雅的艺术,能不能为农民工观众所接受。但是一路演来,各地的观众都给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尤其是很多农民工兄弟的热情,让人感动!”

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认为:“不管什么艺术,都不能困在象牙塔里自我欣赏。走向大众、服务社会、培养观众,是必由之路。”关峡介绍,此次下乡演出,国交专门挑选了一些有地域和民间特色的曲目,以便引起观众共鸣。演出的成功,不仅让人看到了观众的热情,同时也是对乐团的锻炼。

据悉,今年春节期间,文化部直属 9 个院团分别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慰问演出达 130 余场。其中中国交响乐团在西安、河南、北京、广东等地为农民工演出 15 场。

李佳儒为职工唱《欢乐中国》

本报电 春节期间在荧屏播放的《欢乐的中国和谐的家》音乐电视片,是全总文工团演员李佳儒演唱的一首原创歌曲,词曲作者是刘青、李勤。李佳儒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2007 年进入全总文工团,一直坚持在各地为职工演唱。(张宪)

绘制内画献给航天英雄

本报电 近日,中国内画委员会主任张汝财专程赶赴北京中国航天城,向“神七”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捐赠了“神七”航天员内画肖像。

(王贵锁)

